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三〇〇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 / 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補編第八〇冊目次

鄧東垣集十八卷

〔明〕鄧澄撰
清敦夙堂活字本

..... 一

石倉集二十四卷

〔明〕曹學佺撰
明末刻本

..... 一九三

張文烈公軍中遺稿不分卷

〔明〕張家玉撰
清鈔本

..... 六二五

寄庵詩集四卷(存卷一至卷二)

〔明〕沈奕琛撰
清康熙四年思貽堂刻本

..... 六六九

鄧東垣集十八卷

〔明〕鄧澄撰

清敦夙堂活字本

北京圖書館藏

明翰林院庶吉士監察御史巡按

南直隸鄧公來沙先生墓表

西昌黎元寬博菴譔

曩讀來沙公書而好之以為遠足紹圭
峰先生近不失方水相國且其言多在
道有高於文家合會之才則元寬竊愧
未能負囊稟學是歲也為甲午公年九

黎表

十加二海內稱文獻者共謂天所慙遺
庶幾得見而不知公即於是仙逝矣閱
四年公子仲有乃撰公事狀屬其子爾
及拜致於元寬曰我府君卜歲本縣之
十五都龍眠坑首庚趾甲昨者薄就寔
未遑乞銘大手厯以不孝自為辭納諸
幽質而無文行之不遠子號能言者寔

我府君之夙所敬畏倘哀而賜之文以
表墓焉府君幸甚世子孫幸甚元寬
初自惟推鈍不敢當繼復念元寬之慕
公如此其至而公之愛元寬如此其深
而乃今得以姓名相附敢謝不敏謹按
公諱澄字于德別號來沙晚而號東垣
則學者嚴之曰東垣先生家世為新城

黎表

縣望大父贈按察使竹所公父贈御史
原任都事澗石公各有芳懿而澗石公
初宦松溪衙舍直湛盧峰下是歐冶子
鑄劍處楊太孺人生公於官舍全寮蓋
嘗具羊酒賀公蚤慧多才儻蕩軼類及
長博聞嗜古自制義外日肆力於先秦
兩漢騷選風雅諸書暨甲午舉於鄉甲

辰成進士以高選得入讀中秘書需次
公輔固其所耳而止何乃改御史允自
中秘改官者絀改不於省於臺者尤絀
此以知其骨不媚而直道不容於當世
公為御史及巡方城窘屯馬各能其職
其大者莫如撤稅璫罷織造補官僚催
考選弭災防邊諸疏俱鑿上敷陳具吳

梨棗

三

門薊門奏議中而切中利病則在責成
閣臣以任事也蓋當神宗皇帝之世相
臣有重權最能高下進退人願詭於不
任事公以是極言之去其官終於不復
視他人之擊一相以蹶依一相以興相
去何啻徑庭按江南時獨薦楊忠愍公
異等及熹廟失馭忠愍首臚閣逆名重

如山迄有千古天下亦歸公知人能得
士也公既得告歸乃營東山而園之登
山臨水握風眺月殆無虛日而痛二親
之不逮祿養每生忌二辰致齋潔祭思
之如見春秋掃墓無代行者是則君親
之成於兩大而忠孝之盡以一生公可
謂能立乎其大者其為文高古變化不

梨棗

四

屑屑於準繩詩鮮襲近體而沈鬱典麗
漸風雅而成家若大隱堂德隅堂清權
堂諸集具在元寬既似呂圭峰方水更
欲位之近溪潛谷兩公間而公亦曰羅
先生大而鄧先生謹嚴蓋兩師之也公
生於嘉靖癸亥七月二十八日卒於順
治甲午正月十一日子三植喬植基植

舉孫代興代典代獻代翼代寶曾玄俱
列之墓石而子植基字仲有即撰狀者
代興字爾及來請文者也一門之內彬
彬郁郁無非風雅之林亦可見公之所
為教而公家之所為學也矣

鄧東垣集卷之一

建武鄧 澄于德甫著

邑後學馮 琴琴難辨編定

六世姪孫 蘇蘇難辨編定

蕪門奏疏

請備官僚疏

題為枚卜已從臣僚多缺懇乞聖明亟賜簡擢共襄峻
理事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設官非一職而用才非一

鄧東垣集

卷一

奏疏

敦鳳堂

途非僅以備員充位而已也君中啓沃則資其論思率
屬勸勳則資其董正因事獻替則資其繩糾期于道法
勞逸相濟成能然後衆目恢而天綱自和群星拱而辰
極始尊日者枚卜之舉發言盈廷宸衷渙然一朝命下
輿情所謬臆尚且遲疑者皇上乃特迅發衆情所虛揣
孰為登用石皇上乃悉從公可不謂明並且月斷决江
河哉領臣竊有請焉譬國家之有閣臣則人之心膂也
部院大僚則股肱也臺省諸臣則耳目也股肱耳目而

不得心膂固無所稟承心膂徒具而股肱耳目欲焉孰

為之翼為孰為之明聽不幾於痿痺而不仁也哉天下

猶一身臣僚皆一體也閣臣之旁立與部院臺省之擢

用不可相有無不可相後先者也宗社之訏謨軍國之

重務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因革皇上審斷主之司臣稟

擬而下之部院受成焉而競經營其職掌臺省商度焉

而各論列其是非然後天下犁然理矣以今部院臺省

言之尚書之缺者四侍郎之缺者十吏部所以進退四

鄧東垣集

卷一

奏疏

二

敦鳳堂

海九州之官材今僅侍郎一人業已攝署四年禮部所
以和狹神祇幽明之典禮亦僅侍郎一人又已入閣辦
車虜王物故虜婦且衰塞外之情局已新則邊防之講
究宜豫而了然本兵乞後屢請人言深至矣六工講建
匠役雲集水橋之繕錢若洗而海作之僇竭未絕獨一
右侍郎功緒多端經度維艱兵戶部財賦之會命非彼
關萬一軍興轉個尤急刑部典法所司民命實寄敬由
稍緩在濫或滋至都察院風紀重地貞肅百僚總總官

邪實司彈壓皆所任至隆所需至緊並補豈云多員缺
一遂多廢事補之自今已稱後時需之將來復於何日
撫臣之設軍容授以節鉞地方寄之保釐今丁艱者被
言者請而邊去則有闕請不得去則又請望實經矣按
臣之出省方則泉珍風激攬轡所至無留行今已滿而
請之代當代而靡所交徑去則罰從其後不去則玩生
於人情事苦矣行取諸臣所以脩臺省之選也今徵召
而來考選無日留滯都門群然慨嘆於河清寄銜郡縣

不免跋扈於維谷抑又苦矣在南則九卿科道落落如
向曙之晨星在外則藩臬監司寥寥若若而之黑子凡
此以上諸臣其用舍廢備皆與閣臣相爲行止重輕者
也閣臣之入告能得之於皇上而閣臣之平章不能不
待行於諸臣閣臣之所托者清而虛諸臣之所處者確
而寔也今天下紀綱之維漸解名分之防漸疎風俗自
淳而趨漓民生自裕而趨感良由官多缺員職多廢事
分之不覺其損台之乃受其傷與其修補於極敝之後

左右支吾無可著手孰若簡卑於可爲之日補苴罅漏
尙可亟圖毋其以進賢之宜於慎則諸臣才望當不必
加慎于閣臣毋其以官人之不可輕則諸臣品秩又當
不得加嚴于閣臣今皇上一朝爰立觀聽頓新其當推
常備積滯而未行者度皇上亦料次第與諸臣更始矣
如於此概行于彼姑待一番興舉又一番寢閣處諸臣
于用與不用之間而示天下以乍行乍止之際日月朗
而旋翳江河決而得淤臣不能不爲皇上惜也今者閣

臣之勤勤補贖將來閣臣之贊贊敷言總其嘉謀嘉猷
不外治人治法法不得人則法不自行人不得官亦無
以行法然待閣臣爰立之後合請而得之與并閣臣爰
立之舉並時而行之則結聚用後免緩急于幾何也夫
人言德澤法度吏治民生政者淵宗備官而泰之皇上
廢官而舉之者迂遠而非也今者取皇上之今日與皇
上之初年中年時之彼一時也官曹何嘗不布列德澤
何嘗不醇醲法度何嘗不振舉吏治何嘗不整肅民生

何嘗不優裕獨以國家熙洽之人群情玩弛易生非躁競而沾激則罷觀而偷安因一二而疑衆多緣積疑而生積厭日役一日遂底於窮今者皇上闕天下之人才至精處臣僚之廢置至確自皇上之身而操之示各器之重使群臣頓革其倖進之心亦自皇上之身而開之示磨勵之權使羣臣一新其向用之氣所以益光駿業化成人道端在今日臣僻壤孤生遭逢明主叨官臺察靡效涓埃敢因茅彙之會卜自效其芻蕘惟陛下賜之

鄧夏垣集

卷一

奏疏

五

致風堂

裁擇臣愚幸甚

都城水災疏

題爲重地城垣圯塌疲民蕩析難支懇乞聖明亟賜乘時修築加恩蠲貸以奠安邦本事臣聞京師示四方之極王者以萬民爲天察疾苦同災患所以綏靖生民也審要害固封守所以擁衛京師也臣近者被命馳至通州巡閱倉廩則倉儲之在通者蓋三分之一焉其地西距紫荆北走昌平東抵薊鎮聲息相聞遠可三日近且朝發夕至則益瞿然色動據通州知州梅守極生員吳

鄧夏垣集

卷一

奏疏

六

致風堂

楷等稟稱經閏六月七日大雨霖霖洪濤陡漲城之不漫者僅三版見今四關圯塌無可防守合亟題請修築且通州設有營軍原無操練特備修築工役今不役之邊牆而後之木州修城將歸躍趨事恐後後又墟叅將蔣培祚申稱三十二年雨塌城垣四百九十餘丈經先任知州高位議估工價二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夫經奉發無從修築加以今歲水災通計新舊坍塌共一千七百三十餘丈估計當八千九百六十餘兩其派役軍

夫除通營現撥八百拽運漂流皇木外兩營可得三千有奇等因到臣因念祖宗以來京倉碁布而猶列割倉厥于通禁旅雲屯而猶分設營軍于通其廣裕儲蓄聯絡聲靈真有深意故通城者非僅一州之城也以固倉所則命脉中之咽喉以拱馮扶則藩垣中之保障目今糧運愆期勢將改戡加以洪潦遍地邊墻坍塌萬一狼子窺伺猝發疾馳盜糧與齎屏蔽自撤事後空悔噬臍念及可爲扼腕伏乞勅下工部估計乘今日暑尚舒氣

鄧夏垣集

卷一

奏狀

七

敦風堂

候猶暖夫力取之營軍補苴及其閒暇且以近萬之金而舉萬全之役無論有事無事總爲誓費永宰此修築所當亟也臣又惟王公設險非人莫守衆心歸往即以成城臣從通州目睹通民困苦之狀與稍南瀋縣河西務處處同然觸目慘心不覺隕涕先是五六月瓦七遍野儘冀有收不意連日連夕之雨高原下隰俱沉舉城廡廊落瓦易茅舍悉委之地民入無蔽體之慮饑無餬口之食攜妻負子僛泣道隅臣行稍望見前有炊煙頓

爲盱衡色喜近就視之則破蓬斷簾依樓广岸皆昔者屢屨渠七之民也餘者賣妻鬻子稍有數文之錢升合之米則以苟緩須臾死耳此等望見臣來亦指率向前哭訴臣爲相對凄慘許以還朝上聞竊惟足寒傷心民怨傷國當畿封之密邇而有此黔赤之流離未諗非太平景象恐亦非所以奠固根本也伏乞勅下戶部查照先年重大災傷事例或給銀兩爲賑或發道粟平糴或勸糴於稍有餘粟之地或給粥於跬步不前之民或於

鄧夏垣集

卷一

奏狀

八

敦風堂

今年糧丁未徵者停徵下年有糶者蠲糶無糶者蠲丁庶幾如納溝中之民有若解倒懸之象乎則蠲貸所當亟也方今都城經雨圯塌多丈而臣何汲七計及都外之州城帑藏虛匱百弊繁興而臣何汲七計及於州城之修築漕糧遲滯未到京厥本折並虛耗此斗升真同玉粒臣又何汲七計及於民糧之蠲免况臣典城務典庫藏典京通兩倉儲積殫空非不心知其苦念惟勢有相支事不容後輒軒所彈罔不以聞非獨下愧於窮民

亦非爲國家計深遠也。狂瞽之言，惟明主賜之裁擇。臣愚幸甚，畿民幸甚。

運艘沉溺疏

題爲運軍遭罹異災，漂溺賠償具苦，懇乞聖明大賜恩恤，破格矜體，以收拾人心，益裕國儲事。臣聞天行之數，不能有祥而無災。帝王之仁，則每權情而略法。用能以人而召天，感災以爲祥。矧如近日波流瀕洞，平陸江河漕運之軍，全家并命，舡糧兩空，殘傷之遺，甫脫波濤，均攤洒派，死者既死，傷者益傷，呻吟號哭，遍徹原野，尙可以一切之法繩之，而不一以體察其情也。臣以菲薄待

罪倉庾，始聞徐充之間，水旱淺涸，牽拽難前，用切上焉。既受代以來，閏六月七月兩月，無日夜不雨，無雨不傾江倒海，陸續接得運官李自新、蘇萬民、何光裕、盧尙忠、楊和玉、大賢、高衛國、申猷、撓王、舉潘一德、馮鶴、蔣惟功、車紹彭、銳劉正倫、鄭奎、梁國任、謝天錫、楊國光。後先報稱，巨浪陡泛，翼以猛風，陰雨晦冥，旋挽不及，船之衝滾者以數十集，計米之漂流損失者以萬餘石。計運軍溺死者以百十口計，餘男婦不知名者數尚倍之。

其自天津以南。閘河上下。被患尤酷。未據實報。不敢冒
聞。臣用食不下咽。寢不帖席。急奉命走通州相視。則見
通惠諸閘。盡為橫流襲擊。水流旁出。不復歸閘矣。米之
僅存者。率露棲於野。船之損破者。率閣寄于岸矣。諸繫
七瘡痍者。片席覆體。相與號泣守節。日人不敢去也。臣
為感額流涕。益馳而南。則運官旗軍。遮道哭訴。謂往昔
江洋漂流之患。歲歲間有。然未有人船茫無踪影。舉家
大小漂流。失米近萬。傷人至百。已近國門。陡遭異患。如

今日也。臣為諭以皇土曠蕩。洪恩已指金賑。活都人幸
土皆民。况若等為國輸運。豈其偏遺於爾。則稍比手加
額。去臣竊念際此顛連困苦之後。不可無殊常渥厚之
恩也。蓋國家歲漕四百萬石。雖有漂流。例無裁免。載在
議單。昭然甚明。此一定之法也。无枉漂流。捏報虛數。自
度糧米短少。故將船隻放失。及雖係漂流。損失不多。乘
機侵匿。賄賂官吏。扶同奏勘。許令覺察。首告。此亦一定
之法也。乃今雨水霖霖之灾。自京都以暨畿輔。患害其

被聞見最確。果捏報乎。果自度短少。故令放失乎。抑乘
機侵匿乎。身已不保。家焉胥溺。千里輪運。莖身魚腹。其
事至慘。其情至真。愚謂宜大破常法。以恤隱情。且臣查
大明會典。嘉靖八年。議准沿途遇風損壞船隻。漂流糧
米。許赴所在官司陳告。拿印官親詣漂流處所。勘實具
奏。仍候本部轉行巡按御史覆勘明白。即與除豁。則除
豁固權情於法也。又嘉靖二十二年。議准凡過洪閘。遇
風淺船存糧漂者。審果不係官軍侵盜費用。就將該幫

官旗應給羨餘銀兩。給與該總把總官領發。損失官旗
責限買米上納。或買不使。就將前銀每石扣銀七錢。徑
解各該倉庫收支。折糧應用。則改折固權情於法也。又
弘治二年。奏准漕運糧遭風漂流者。勘實具奏。將兌運
京倉戒除通倉上納。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石省
腳價米一斗。以補漂流之數。正糧照例加耗。所省米兩
平收受。若通倉缺厥。仍令赴京倉上納。每漂流一百二
十石。免曬一千石。亦兩平收受。每石計省曬折米五升。

并耗米七升。共一斗二升。以補漂流之數。前項米石俱不俟陳。先行放支。又萬曆元年。議准凡官旗漂流船糧。卽赴所在督押司道陳告。當日委官親勘具奏。收糧之日。裁除免晒處。補則免尖。免耗。免脚。價免晒場。又權情於法也。臣因嘆國家之恩恤周備。情法兼至如此。然上皆指糧失脫存。苟如今日船糧俱漂。人戶并盡。謀議至此。又當何如。以優恤之。臣又查得天順三年。題准淮徐臨德濟寧通州等處藥局官給藥餌。遇官軍患病。隨卽

鄧東垣集

卷一

奏疏

十二

致風堂

調治。夫病未及死。而沿途置局。設官給藥。况無病而展轉沉溺。波濤中乎。輦轂之民。與漕運之軍。均赤子也。臣待罪東西兩城。以水災會聽。蒙皇上捐金賑濟。今此軍旆。經數千里。揚家而北。大小男婦。相顧牽連。而死於王事。獨不得以都民一例賑恤之乎。蓋今番漕運漂流。爲數百年未有之變。則憫恤貸亦當舉數百年未舉之恩。伏乞勅下戶部。同臣發各總查勘糧米人口。漂溺實數。一併酌議。俟有續報。次第寔開。或悉免尖耗。賑撥以

示寬。或酌定收支改折。以示厚。或覈勘明白。徑量行除。諭以示格外之優恤。其隨船合帶漂失磚甓。并勅該衙門槩與豁免。至全家死者。與不知名死者。查報名口。如賑濟都民例。給發銀兩。俾得南回。蓋在運軍旗身故。可歸遺骸。每軍給銀二兩。此亦正德十一年題准例也。臣非不知當今倉庾告訕。議單明載。並無減免。顧念京通二倉。每月所放本色。以二十四萬石。今漂流者。雖萬餘石。不過廩所放二十餘分之一耳。加恩以一月二十

鄧東垣集

卷一

奏疏

十二

致風堂

餘分之一。而收結人心。使鼓舞趨事者。不啻以千百萬計。於爲將來國儲謀者。尤厚。臣觸目傷心。車關職掌。敢竭鄙誠。惟皇上矜之。裁擇。臣愚幸甚。漕運之軍。幸甚。

撤回湖口稅監疏

題為明詔恩覃無外稅瑄天厭有徵懇乞皇仁速賜撤回以溥聖澤以順天心以活民命事臣惟帝王布大惠昭大信蕩平堅確必不忍使一方一國之向隅而古今人大青天大災桴鼓響答必不能使一毫一髮之爽應前以聖母介壽皇孫誕生明旨霈然所在稅務歸併有司俟大工告竣一切停止海內謳歌如出湯火而獨江西稅監李道潘相貪戀利權不忍釋手明圖占悞於臣

鄧東垣集

卷一

奏疏

二二

致凡堂

陽肆詆誣於人業經按臣露章獨以寢閣未報二端便揚揚謂無可顧忌矣幸今天厭其惡李道湖口之居一旦付之烈燄此殆玄穹明示異於皇上以此輩之不可一日不撤也李道親歷災變中懷怵惕又復貪濫姑設詞以嘗試聖意之可否臣愚謂皇上今日當斷斷聽從其請不宜使江右遺黎尙納之浮炭也夫普天幸土皆屬赤子天下之稅皆已歸併而獨一江右付之虛瑄假令江右膏腴甲於他省猶為苦樂不均矧其地介於吳

楚閩粵之交地硤瘠而民寒儉東北水鍾西南山塞僅僅小商小賈乃肯登頓崎嶇冒涉波濤耳悉其人與貧而錄之其實不足以當他省之十一也乃行省既有潘相湖口復有李道何地何民而勝此魚肉乎糧船為國轉運從來未有稅及備載戶部議單明許附帶土宜而李道公然邀截肆行攘奪當旋渦猛風之中捩舵收帆不暇廬陵一邑軍旗頃刻付之魚腹致令死者沉屍生者償根至今言之無不披淚正以貪儉之地不足以充

鄧東垣集

卷一

奏疏

一六

致凡堂

豁整之欲不得不取盈於此耳臣聞虎之飽也雖其搏噬猶然擇肉比其饑也誰能禁之今湖口之居秉界炎火度其平日所積當已煨燼為多將來何所取償勢必別作一番咆哮是飢虎之噬也盜於夜也雖其劫畧猶然僧主比其晝也復何忌焉今湖口之焚幽畏神怒明禪聖聰憐恤惟此一時尚尚假以利權便謂至上既已信任不疑縱天變其又何能難我是白晝之攫也抑尤有隱慮者民饒則畏法窮則法不足以束之今以窮苦

無聊之民迫以數年搜括兼之水旱頻仍業已泊無生
趣且屢贛橫購五嶺彭蠡襟帶三江不逞之徒向所淵
藪如乘此焚燎之後派丁橫役伐石斫材急圖奠居猥
期壯麗張虎狼無厭之求際鳥獸攫啄之會近者滇中
之事不足爲寒心乎上天明明變不虛生焚房已兆其
疾威不慎必逢其震怒臣又不暇爲江右之民惜而爲
稅監惜臣不暇爲稅監惜而深爲國體惜也皇上誠當
此時乘天變之示允李道所請亟賜撤回併潘相稅務

鄧東垣集

卷一

奏疏

致風堂

一齊歸併有司比之他省不過行皇上日前之恩詔而
得之江右則實出皇上更生之鴻慈江右之民幸甚稅
監幸甚國家幸甚